



春节序曲

(组诗)

■ 邓荣河

年画

大红大紫的岁月
民俗里雕琢
大大小小的幸福
郑重其事地张贴
忠于职守的门神
早已光荣退休
门纳百福的日子
处处和谐

古朴的墨香
晕开淡淡春色
泛黄的农历
墙头静静诉说
旧岁与新年交替
光阴温柔镌刻
跌跌撞撞的期盼
有了看得见的着落

贴年画的老父亲
也是一幅画作
白发苍苍的母亲
不离不弃的观者
国泰民安的吉祥
溢满农家小屋
年年有鱼的祝福
生动着活泼

春联

印刷出来的祝福
总是不够鲜活
超市里的喜庆
远离民俗饥渴
荡漾起心底希冀
一展青春洒脱
意气风发的女儿
亲自把春天书写

扎根传统的意蕴
砚台里徐徐晕开
一股股香气
漫透整个腊月
每个横竖的筋骨
挺立成山河章节
看字里行间
都是古装仓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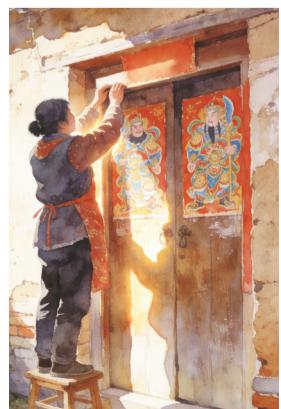
词是压箱底的词
句是最阳光的句
美好也可以对仗
吉祥相伴和谐
扎根乡土的地气
拥抱时尚平仄
光耀门楣的日子
共同把春天迎接

灯笼

寂寞已久的门楣
挂上大红的喜庆
大地回春的时刻
映照最美风情
家家都是头彩
户户笑语盈盈
简陋的农家小院
朴素与庄重同行

暖光穿透薄雪
照彻门前一片晶莹
远方归家的游子
驻足老家门口
滚烫滚烫的急切
融于点点灯影
掸掉一路风尘
去日落地无声

静待春风浩荡
摇曳大小门庭
新的一年
新的憧憬
出门顺风顺水
归家康乐安宁
故园是根是梦
是心畔最敏感的神经

清门框,贴门神。
蒙海龙 作

马年对联趣谈:

一撇一捺间的岁月嘶鸣

□ 张勇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农历马年，这副对联在千家万户的门楣之上“出镜率”很高。那红纸上的墨迹，宛如一匹匹精神抖擞的骏马，载着千年文化的重量，踏着岁月的节拍，嘶鸣着奔向我们。马年对联，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不仅是一道年节风景，更是一扇窥探民族精神与生活哲学的窗口。

对联艺术讲究对仗工整、平仄协调，而马年对联更是在此基础上，将“马”这一意象发挥得淋漓尽致。试看经典之作：“骏马奔腾迎盛世，灵羊欢跃兆丰年”，此联巧妙衔接马年与羊年，既见时光流转之妙，又寓吉祥如意之意。更有一副趣味横生的对联：“马踏飞燕抒壮志，羊衔瑞草报平安”，上联化用汉代铜奔马文物“马踏飞燕”之典故，下联则取“三羊开泰”之吉兆，寥寥数字间，历史与现实交错，动感与静美相融。

马年对联的趣味，常藏于那些精巧的双关与谐音之中。曾见一副商家门联：“马上有钱”，借用“马上”一词的双重含义，可谓妙趣横生。更有副戏谑联：“马不停蹄催人老，羊肠小道通康庄”，以马之迅疾对比羊之

马年对联亦如一面明镜，映照出

迂缓，道出人生快慢相宜的哲理。这些对联如文化基因中的幽默片段，在庄重与诙谐之间找到绝妙平衡。

若深入马年对联的精髓，便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哲思如草原般辽阔。马，在中华文化中从来不只是牲畜，它是速度与力量的化身，是进取精神的象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对暮年壮志的礼赞，“路遥知马力”则是对持久品质的考验。马年对联常借马喻人，借马言志：“蹄声得得迎新岁，喜气洋洋过大年”中，“得得”蹄声既是实写，又暗含“得到”“获得”之期许；“一马当先创大业，万马奔腾奔小康”则以马群奔腾之态，喻示集体奋斗的力量。

不同地域的马年对联，恰如不同品种的骏马，各具风姿。北方对联多豪迈：“雪原驰骏马，寒岭立青松”，字里行间尽显北国壮阔；江南对联则婉约：“柳浪闻莺马系树，花港观鱼人倚栏”，一派水乡柔情。游牧民族的对联更为独特，蒙古族人家门前的“骏马追风扬气魄，寒梅傲雪见精神”，将马与草原之魂融为一体。这些地域特色鲜明的对联，共同构成了中华马文化的斑斓图谱。

马年对联不仅是文字艺术，更是流动的视觉诗篇。有趣的是，

马年对联还常与其他生肖巧妙串联。如“馬去雄风在，羊来福气生”，在送迎

之间完成生肖交替的叙事；更有十二生肖循环：“鼠去牛来辞旧岁，龙飞凤舞庆新春……马跃人欢迎盛世”，将时间

循环的观念融入其中，体现中国人对生命轮回、万象更新的独特理解。

马年对联虽面临电子贺卡、网络祝福的冲击，却依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它如一匹良驹，既坚守笔墨纸砚的传统形式，又拥抱新的传播方式。

社交媒体上，年轻人创作的数字马年对联别具创意；城市广场上，巨幅投影对联光影交错。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恰如骏马与跑车的并驾齐驱，各自奔向同一个未来。

马年对联，这一撇一捺间的艺术，成为中华文脉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红纸上的墨马，永远保持着奔跑的姿态，一如这个民族永不停歇的文化传承。它如同时光中的驿站，让奔跑千年的文化之马在此稍作停歇，积蓄力量，奔向更广阔的天地。而我们每个人，也在传承与创新中，共同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对联人生”。



四大名著里的“新年”

□ 王吴军

翻开四大名著，便走进了那里面描写的“新年”。

我先遇見的是《红楼梦》里描写的新年，那是最精致繁复的一场新年，像一幅工笔长卷，徐徐展开。

在《红楼梦》第五十三回里，宁国府除夕祭宗祠，笔墨庄重得像一场仪式：“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塞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寥寥数语，朱门次第洞开的景象便在眼前了。祭祖的供品“菜饭汤点酒茶”一字排开，烟火气里缠绕着慎终追远的肃穆。这是一个家族的新年，是一族人站在岁月关口对来处的凝望。而我最记得的，却是那些琐碎的暖意：长幼依次列队，一起行礼，压岁钱用“金银锞”盛着，沉甸甸的吉利，合欢宴上“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的名目，念起来口齿都生了香。那份热闹是裹在锦绣里的，即便是末世繁华，也仍有它不可复制的人间烟火的堂皇。

接着，新年的情景便跳到《水浒传》的山寨里去了。

《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恰逢重阳，虽非正旦，但那份江湖兄弟的团聚欢庆，却有着新年般的酣畅淋漓。“忠义堂上遍插菊花，堂前两边筛锣击鼓，大吹大擂，笑语喧哗”。这新年一般的重阳节是豪迈的，带着草莽的生气。我常想，那些被命运抛到江湖尽头的汉子，在这一日的喧闹里，或许暂时忘了刀尖舔血的艰难，这如同新年一般的重阳没

有家族的羁绊，却有另一种以性命相托的、粗粝而滚烫的团圆。

目光再往历史的烟尘深处望去，便到了《三国演义》里。那里处处是烽火，新年的影子反而淡了，却也因此更显珍贵。曹操在宛城征张绣时正逢春节，于是就置酒高会，虽是战地新年，帐幕里也有“一腔慷慨”。诸葛亮在五丈原的病榻上，最后一个新年该是怎样的心境？或许他想起了隆中的草庐，想起了先帝三顾时的雪。那是一个英雄们用壮志与遗憾写就的时代，新年只是奔流历史中的一个逗点，短暂却依然闪烁着人性与思乡的光芒。

而最奇诡绚烂的新年，在《西游记》这部书里，那是在天竺国，已近灵山却逢元旦，王府排设筵宴请唐僧师徒。凤仙郡那一年，因郡侯冒犯了上天遭逢大旱，直到他们改正悔过，祈得甘霖，那一个新年才真正有了“黎民俱乐”的生机。神魔世界的新年，也离不开风调雨顺的祈愿，离不开“安泰”二字最朴素的向往。

四大名著是四扇不同的窗户，让我窥见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关于“过年”的丰富图景，有家族的伦常，有江湖的肝胆，有历史的苍茫，也有神佛与人间的交流。但贯穿其中的，是一种对“团圆”的渴望，对“更始”的期盼，对天地君亲师的敬畏，对太平丰年的祝祷。书页间的新年，就这样和现实里的新年融在了一处，那是一种被文明呵护着的暖意，从文字深处，汨汨而来，永不干涸。

我们返回的故乡。它在我们离开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移动，它跟着姑姑去了悉尼，变成了烤箱的温度计；它跟着表弟去了波士顿，变成了春联上的胶带，粘住的乡愁；它在我家，变成了视频通话里那一小方发亮的天空。它在变异，在适应，在每一个分散的点上，重新生成自己的核心。

年原来是一个动词。它不再是阖家围坐的那个圆满的、封闭的环，它是一条射线，从老家的圆心出发，穿过大洋与大洲，在每一个落点溅开，变成一小片新的、湿润的光斑。我们不再共享同样的时辰，同一张餐桌，同一挂鞭炮的响声，但我们共享着“正在过年”这个动作本身——各自准备，各自抵达，各自在一小小屏幕里，认领一份变形了的、却依然烫手的团圆。

咬春的味道

□ 石朋庆

早春二月，寒气未散，天地已悄然转向生发之机。此时节，大江南北皆有“咬春”之俗。北方卷饼裹生菜，江南蒸春卷裹生菜，岭南则生食萝卜、芥菜，取其清脆，以迎阳气初动。一口清脆入喉，不只是尝新，更是一场与自然同频的古老约定。

这“咬”字，最见深意。春属木，通于肝，《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人亦当顺其升发之性，疏肝理气，助阳布散。而年节饮食多肥甘厚味，易致脾滞肝郁，故需借生鲜之物，导浊出清。于是先民取生鲜嫩之物应之如豆芽破土而生，性升能透；韭菜青翠辛散，温中益肝；白萝卜甘凉下气，解酒涤肠。江南春卷裹马兰头、芥菜，皆清热平肝之品。一箸入口，是以饮食调和人身小宇宙与天地大节律，是“天人相应”最日常的践行。

咬春亦是对土地的致意。在农耕文明深处，立春是春耕之始，《礼记》载“出土牛以示农候”。民间无鼓乐仪仗，却以口舌承天时，咬一口新芽，即是大地复苏的感恩。萝卜古称“芦菔”，《齐民要术》明言“立春日食之，谓之咬春”。无论北地南疆，此俗遍行乡野，因人心知：春不在天上，而在土中、在芽尖、在舌尖。一口青蔬，便是对五谷丰登最朴素的祈愿。

而“咬”本身，就是一场微型的生命仪式。冬气沉滞，年关喧闹，人易陷于慵懒或浮躁。此时需以齿破生，以口纳新，咬断旧岁之浊，咬开新春之清。古人云：“咬得革根断，则百事可做。”此语原指坚韧，后渐成民俗心理：咬去病灾，咬来生机。那盘中青翠，是新生的信物，也是自我更新的宣言。

这一习俗亦深植家庭伦理。咬春常为阖家共举：共擀薄饼，同拌春菜，老少围坐，笑语盈盈。长辈送来一段萝卜，说“咬个平安”；游子归乡，一卷春饼便接通故土气息。在年节与节气的交汇处，食物成为情感的载体，维系着代际温情与文化记忆。

年节烟火升腾，真正的迎新，未必在爆竹声里。有时，就在那一口清脆的咬合之间，以齿为信，感知天地初醒；以舌为媒，接引阳气入身。咬春，咬的是节令，是智慧，是中国人千年不辍的养生自觉。一口下去，冬尽，春生。



年是一个动词

□ 高低

上裂开细密的口子。接着，表哥的脸挤进来，他用一种夸张的语调说：“这里今天三十八摄氏度，我们穿着短袖过年呢！”父亲呵呵地笑，眼角堆起皱纹。

姑姑那边的天，透过屏幕，是一种澄澈的、发亮的蓝。我想起从前，姑姑回来过年，总嫌家里的酱油不够鲜，非要自己带一瓶。她说那是“老味道”。其实她离家三十年，早已忘了家里酱油真正的味道。她带回来的，是“叮”的一声脆响。“快看看，我自己烤的年糕！”她把手机凑近，焦黄的表皮

菜，母亲有些抱歉似地解释：“人少，做多了吃不完。”四菜一汤，在圆桌上显得疏落。就在这一刻，手机开始在桌上震动，不是一台，是三台。微信的提示音接连响起，叮咚，叮咚，叮咚，清脆如雨滴落在不同的青瓦上。微信群里，照片开始涌现：表弟在波士顿的公寓里贴了对联；堂妹在东京的中华料理店吃饺子，饺子是彩色的；舅舅在老家院子里挂起了新灯笼……我一张一张划过去，我忽然觉得，年从来不是一个静止的、等着我

们返回的故乡。它在我们离开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移动，它跟着姑姑去了悉尼，变成了烤箱的温度计；它跟着表弟去了波士顿，变成了春联上的胶带，粘住的乡愁；它在我家，变成了视频通话里那一小方发亮的天空。它在变异，在适应，在每一个分散的点上，重新生成自己的核心。

年原来是一个动词。它不再是阖家围坐的那个圆满的、封闭的环，它是一条射线，从老家的圆心出发，穿过大洋与大洲，在每一个落点溅开，变成一小片新的、湿润的光斑。我们不再共享同样的时辰，同一张餐桌，同一挂鞭炮的响声，但我们共享着“正在过年”这个动作本身——各自准备，各自抵达，各自在一小小屏幕里，认领一份变形了的、却依然烫手的团圆。



书写对联，喜迎新春。 蒙海龙 作